



## 枯霜冷

■ 安徽合肥 苏天真

枯霜疑是雪，油菜冻如铁。

在曹河——我的原乡，果汁般的阳光使村庄宁静、安详。有U型隆起的群山包围，居中的矾山下是一条不宽的季节小河。传说公元214年，东吴孙权在此大胜曹魏张辽而声名鹊起——失曹河。在丘陵，河可以由动词转变成名词。凡是被称为河的村庄都与水相关，水既静美柔韧又狂野与骄横，给原野孕育着生机和力量。这就是我的村庄，肉体与灵魂的源头。

年少时，我设想自己像一株树一样生长，不动声色。那时的脸是纯净的，头发整天乱蓬蓬，还沾着泥土和草屑，但不失光泽。青葱少年总是浮于激情轻薄状态，像一条源头太远太远的河流，在险象丛生的怪石间、险滩畔、激流中，若隐若现。此时，不需要读书，读河读水读地读禾苗读茅屋读耕种就好。一群同学齐聚一室，天南地北兴致勃勃地聊得热火朝天，母亲端来米糖、油炸山芋芝麻条、糯米糕和山核桃，各种绵软而又浓烈的记忆和感情，纷纷从口中喷薄而出、蔓延，噼噼啪啪听得见炭炭燃烧的声音。古风古韵，渐渐阑珊，策马扬鞭迎一抹夕阳，不知暮色已至。

夜宿故园，晓月清辉照见桥霜上的足迹，无垠的原野，几百年前的曹河脉冲，多少人从这里进进出出，旧土人的背影并未走远。而如今，火车和公路或驰骋或徐缓，都在脉冲规范之内。村庄谷场旁的几棵枫树的叶子落光了，苍老挺拔的树干雄奇而有凛然之气。寒风疯狂地呼啸，一粒粒玉米般肥厚酣畅的白果点缀枝条，那一片墨色下的露白，显得如此闲适淡定，仿佛是中国山水画平淡而

不起眼的风景，那果实压枝，大有逼迫之势。难以想象一粒粒米果可以不惧霜雪，坚守着盘曲嶙峋的枝头，忍受着上苍赐予的冷峻，等待着春天，等待着春天里那温暖的阳光。我与祝相坐树下，眺望巨蟒逶迤直抵黄陂湖，目及所至的小镇和横亘在远方朦胧的钟子山。我们山高水远有一搭没一搭地聊，二人沐浴在对未来生活的简单快乐中。

书读了几十年，时运各有机缘造化。祝尽管文笔鲜活风华，那是情怀的表达，却是一个屡屡考场失意的儒生，心灰意冷从眉宇间流出，个性中的宿命遮住了自家面目。从此，刀枪入库，马放南山。多少个晨昏他从河畔的石桥上匆促走过，阔大的竹林还在，老河埂还在，门前的老拱桥还在，个个法相庄严，如见祥云。败北也好，挫折也罢，放下该放下的困扰和羁绊，所谓放下。佛学中的放下是指内心对各种境界不再贪染执着，则是一种内心的状态。是情怀是境界，比起承转合更珍贵。于是，他表现出高冷的神态，而不是那种纱灯刻漏的剪影，回归田园，偶转前人，与陶潜为徒，纵情田园山水，耕种劳作的艰辛如一缕金石。

简朴的蛰居虽不富裕奢华，但也家和事顺，衣食无忧。他用锄头埋葬着痛苦、幸福、战栗、幻想。在村庄文化人中祝感觉自己像是一个高屋建瓴的村长，庄里的纠缠、冲突，婚丧嫁娶变得能够从容掌控。我说：“你去城市，准能成为音乐家。”他说：“还是乡下好。我只是偶尔玩玩，从没想过成为什么家的。”多少年过去了，我之所以还如此清晰地记得他，夏日雨后的校园，芳草萋萋，有一种潮湿的气息在鼻尖游弋。那个眉清目秀，憨态

可掬的少年，是因为他为我第一次注释“笨鸟先飞”这个成语。

他的《笨鸟先飞》言辞精当，更不乏风雷气概，以勤能补拙，奋雀先飞，天然地以“思想性”的姿态，成为我那个阶段人生的第一篇范文。那是初中二年级的下学期，语文老师郑重其事地在班上朗读了祝写的《笨鸟先飞》，还严肃地向全班同学说：大家都要向他学习，端正态度，在能力不及别人时，应该比别人付出更多的努力。

原乡青瓦砖墙的校舍渐渐淡出，打打闹闹的日常也如烟。退回20世纪末，吾家离村小学很近，常到其处读报看书。某日，走到那墙，那瓦，一式浅灰，青灰；浅得情趣，青得高致；听人说，祝在这里任代课教师。于是停下脚步，来回走动四去观望。幻想祝从门里走出。一个声音在耳边：“听讲你找我，为啥不敲门？”“不妥，怕打扰你。”我答。

他直接把我拽进教室，几十双纯真质朴的眼睛齐刷刷地聚焦着我这个不速之客。“同学们，苏先生字写得好，请他带同学们抄写唐·杜甫《春望》，好不好？”“好！”掌声雷动。

他说，你来！我拒。他命令似的。说着，把粉笔和黑板擦塞我手里。我手忙脚乱接过来，如击鼓传花一般，赶紧往下写。祝使个眼色：我上洗手间。这么大的教室，这么多学子就硬生生交给我。我手在颤巍巍地写：国破山河在，城春草木深。感时花溅泪，恨别鸟惊心。烽火连三月，家书抵万金。白头搔更短，浑欲不胜簪。心却想着这么多学生在观瞻，容不得我半点马虎分神。我记忆中的绅士形象尽失，汗流满面。心中叨叨着，不由得怨怼祝。“字像板书，好漂亮……”我抬头见祝站在我身后，笑呵呵地看我的字目不转睛。我把粉笔与黑板擦还给他，前后不到十分钟，我已筋疲力尽。

一年后，村里因发不起工资辞了祝。从那以后，我再也没见到祝。听说他进城打工去了。

## 槌布石

■ 陕西武功 金林

一 踏进我家入户门，在鞋柜对面，有一块巨大的槌布石，方方正正的。

槌布石是父亲在蓝田的一家石匠铺子里看到的，父亲甚是喜欢，石匠也是个爽快人。一番讨价还价之后，父亲便以极低的价钱买下了这块槌布石，还带有四个长约一尺的枣木大棒槌。拉回家后，母亲也很喜欢，就把它放在大门外的石门墩旁边。槌布石的表面不是很平整，甚至有一些粗糙。在那个艰难岁月里，为了让衣服或者被子耐脏、耐拽，庄户人家都讲究浆洗槌打衣物。母亲在用自己织的粗布缝制棉袄、棉裤或者拆洗被子时，要先对粗布料进行浆洗。母亲先是用白面粉兑入开水，和成很稀很稀的面汤水，然后，将粗布泡进去揉搓，之后，将湿漉漉的粗布叠成四四方方的豆腐块，放在槌布石上。母亲和邻居四姨相对坐在槌布石两侧，每人两只手各拿一根大棒槌，高高抡起，有次序、有节奏地槌打布料，发出“梆铛……梆铛……”的声响。

经过一番敲打之后，皱巴巴的粗布变得平整了。为了让面水更加充分均匀地渗入布料，母亲还要进行第二次槌打。她将槌打过的布料挂在阴凉通风处，慢慢阴干，然后，口中含水“噗噗”地均匀喷洒在晾干的布料上。母亲和四姨两人先是各拽住布料的一头，仰身向后拽扯，一松一紧，直至拉平布料的褶皱，然后，把平整的布料叠上几折，再放在槌布石上，用棒槌“梆铛……梆铛……”地槌打。等到粗布的褶皱都舒展了，再把布料晾晒干透后，缝制成棉衣裤或者被子。这样经过浆洗槌打的布料缝制成的棉衣裤穿一个冬天都不用拆洗，等到来年春暖花开，不用再穿

棉衣裤时才拆洗。那时候，村里人家的被子是没有被套的，浆洗槌打的被子久盖不破，要铺盖一年半载之后才拆洗。拆洗时仍旧要再次浆洗捶打。

经过浆洗槌打的棉衣裤和被子虽然结实耐用耐脏，但不透气、坚硬似铁皮，冬天穿棉衣裤时冰凉刺骨，夏天盖这样的被子闷热难当。

母亲说：“那时候人穷家底薄，家家都兴这样浆洗槌打布料，为的是衣物能多穿用几年。”

经过多年的槌打，槌布石的表面日趋光滑透亮。后来，农村人的日子都富裕了，不再浆洗槌布。槌布石就没有了用处。父亲嫌它放在门口碍事，便移至院墙下，任凭风吹雨打。四根枣木棒槌也随意扔在墙角。

不知道过了多少年，家里人几乎都遗忘了这块槌布石。有一天，村里来了一位收古董的外地人。不知道怎么打听到的，他来到我家，对这块槌布石左看右看，产生了浓厚的兴趣，后来提出要购买槌布石。问及那几根枣木大棒槌，家人早已不知其踪迹，也许是过年煮肉，填入灶膛烧火了。由于那古董商给价太低，最终也没有买走。事后，听邻居们说，那古董商说我家的槌布石是一块上好的蓝田玉。家人庆幸没有出卖。

等到我在西安购房安家后，我费尽周折，将老家的这块槌布石搬至西安。每当夜已深沉，妻儿皆入梦乡，在小夜灯的微弱灯光下，我坐在槌布石前，静静地观赏它。眼前仿佛看到母亲为了儿女们的生活，高高抡起棒槌，千万次地捶打浆洗好的布料。大棒槌敲击槌布石发出来的声响，萦绕在客厅。

## 春讯

■ 安徽合肥 吴梅

春寒料峭，天鹅湖边的梅花仍在傲放，黄的赛金，粉的如霞，白的像雪。走在环湖小道上，浮动的梅香阵阵袭来，一呼一吸间，都缠绕了梅花的芳香。

上班途中，经过公园门口，看到好几位头发花白的老者在公园的空地上放风筝。早春的寒风吹起了风筝，也吹乱了老人花白的头发，可老人们无暇顾及，他们如同快乐的孩子一样，拽着风筝线来回奔跑。此情此景，不禁让我想起了我的伯父，伯父年轻的时候，就是位风筝爱好者，去年退休，便有了大把的时间投入到这项活动中去，他经常跟一些风筝爱好者聚集一起，放风筝、做风筝，还应邀去各地参加一些风筝比赛。

傍晚散步，看到小区的栅栏旁，迎春花已星星点点绽放，娇羞地吐着鹅黄，不张扬，不艳丽。走近一看，迎春藤状的枝条上有着很多花骨朵儿，小石粒大小，淡绿色的，稍带一点儿嫩嫩的黄色，形状如雏雀的舌尖。正当我在花前流连时，只见一位小姑娘扶着一位老奶奶也走过来了。小姑娘大约八九岁的样子，大大的眼睛，白皙的皮肤，扎着一个马尾辫，显得特别乖巧可爱。小姑娘一边陪奶奶慢慢走着，一边讲一些好玩的故事逗奶奶开心。走到凉亭边的木椅时，小女孩扶奶奶坐下来后，迅速来到奶奶背后，替奶奶按摩起后背来，一招一式，看起来还很有模有样……多么温馨的一幅画面啊！此时此刻，我的内心对这位陌生的小姑娘充满了感激，因为她让我看到了早春里最动人的风景。

昨天去教学楼上课，看见主干道两边性急的小草已悄悄钻出泥土，细细的，嫩嫩的；问苑边的小竹林里，几朵叫不出名字的小花兀自开放，淡淡的黄，浅浅的紫，不胜娇羞的样子，惹人爱，讨人怜；湖边的垂柳，仔细看去，枝条上早已举起一枚枚嫩黄，过不了多少日子，就会领略到它们“万条垂下绿丝绦”的别样风情了……

春的讯息还有很多很多。